

经济新视野



乌杰 赵凯荣著

系统经济学

XI TONG JING JI XUE

湖北人民出版社

XITONG JINGJIXUE

系统经济学



乌杰 赵凯荣 著

XITONG JINGJIXUE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系统经济学/乌杰,赵凯荣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8
(经济新视野)

ISBN 7-216-02136-3

I. 系…
II. ①乌…②赵…
III. ①哲学理论—应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国
②系统经济学
IV. F120.2

· 经济新视野 ·

系统经济学

马 杰 赵凯荣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发行: 邮编: 430022

印刷: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75

字数: 554 千字 插页: 6

版次: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40 定价: 36.00 元

书号: ISBN 7-216-02136-3/F · 350



赵凯荣博士，副教授：

1962年11月28日生于内蒙，1983年入内蒙古大学学习，1987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同年人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90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1993年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教授专攻现代认识论方向，是系统发展理论的倡导者。

乌杰教授：

1935年12月7日生于归绥，蒙古族人，曾留学苏联和美国，回国后历任昭盟副盟长，包头市市长，山西省副省长，现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是系统辩证论的倡导者。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系统经济学的涵盖.....	7
第二章 现有经济理论的危机	13
第一节 三大经济支撑理论体系的衰微	13
第二节 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 及方法根源	36
第三节 西方经济理论问题	53
第四节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方法的经验和教 训	95
第三章 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基础	112
第一节 面向当代大科学:系统经济学与非 线性系统科学.....	112
第二节 面向当代大哲学:系统经济学与系统 辩证论.....	129

第三节 面向当代大经济学:系统经济学与 当代经济学的大综合.....	166
第四节 面向当代大实践:系统经济学与多元 并协的经济实践.....	191
第四章 系统经济规律与基本原理	
.....	205
第一节 系统经济规律.....	205
第二节 系统经济基本原理.....	237
第五章 经济系统分类与操作方法	
.....	253
第一节 系统经济学介入微观经济系统的方法 和操作.....	254
第二节 系统经济学介入中观经济系统的方法 和操作.....	269
第三节 系统经济学介入宏观经济系统的方法 和操作.....	280
第六章 系统经济战略	296
第一节 整体战略的核心:机制优于规律	297
第二节 体制战略:实现公有制与整体管理及 市场经济的恰合.....	304
第三节 关系战略:促成经济系统的耦合	313
第四节 目标战略:确立经济系统的整体优化	

方向.....	329
---------	-----

第七章 系统经济的本质：整体管理

.....	409
第一节 整体管理的系统结构.....	409
第二节 整体管理的基本规律.....	495
第三节 整体管理的动力系统.....	533
第四节 整体决策.....	559

第八章 系统经济学的实践雏形 598

第一节 改革的系统模式.....	598
第二节 系统改革的深化.....	618
第三节 整体改革战略.....	634
第四节 成就与方法论意义.....	678

第九章 系统经济学的应用构维 683

第一节 发挥区域经济和行业经济系统的差异 协同作用.....	683
第二节 促成市场经济系统自组织化.....	716
第三节 合理配置经济基础系统的结构.....	731
第四节 实现再生产系统的循环与超循环.....	777
第五节 深化和完善经济管理系统.....	784

第十章 结束语..... 796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引 言

系统经济学还是一个新学科，因此，当我们申报这个选题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关键在于，在许多人眼里，这不但不是什么新学科，反而是一门耳熟能详的“旧”学科。从表面情况看，各种新闻媒体不都在反复报道我们正在走向“系统”时代吗？人人不是几乎都在谈“系统”性吗？这一问题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关于“系统”的经济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能不感谢广大的新闻媒体，是它们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华”，使“系统”成了一道家常菜。然而，正如新闻媒体所赖以生存的广告效应一样，这种媒体的炒作也使得“系统”大大贬值，正如新闻媒体所赖以生存的广告所特有的短、平、快一样，“系统”被大大“庸俗化”了。也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讲，新闻媒体的类似广告宣传的肤浅，在使“系统”闻名遐迩的同时，也大大败坏了“系统”的声名。

我们对“系统”真的很清楚吗？如果就“系统”是什么去问一下自以为对“系统”了解的人，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仍然不可

能超出“将多种要素撮成一堆”这个认识水平，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对这个“新”是嗤之以鼻的，根据他们对“系统”的“老到的经验”，所谓“系统经济学”可能不过是在“系统”的幌子下“新瓶装旧酒”罢了。长期以来，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对新范畴新概念有一种明显的抵触和逆反性。其合理性的一面是，如果一种新现象能够用已有的现成理论解释和说明，那么，最好不要再添加什么新的范畴和概念，这样，既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也可减去读者不少负担，还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好处可以说是很多很多。但是，毕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新的现象不好用过去已有的现成理论加以说明，或过去的现成理论同现实相比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非普适性，在这种情况下，则必须要引入新范畴和新概念。这种新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深化方面，如以往哲学中有“联系”这个范畴和概念，这是一个极度抽象，也是一个极度贫乏的范畴和概念。它说明了世界的一切关系，但同时它也没有也不可能说明世界上的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不能由此而加深任何关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提出“耦合”、“分岔”、“网络”等范畴和概念时，就深化了“联系”这个范畴和概念。这无疑也是一种创新。这种新尽管从形式上没有反映出来，但在内容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还有一种新就是从形式上也体现了出来。如结构质变原理同质量数量互变原理相比，不仅在形式上是新的，就是在内容上也是优超的。同样，自组织性同规律性相比，也不仅在形式上是新的，就是在内容上也是优超的，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仅仅将“系统”理解为一种“综合”，那么，这种“系统”肯定是“陈年老酒”。不客气地说，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正是

“综合”的思维方式。甚至于今天中国文化的底蘊仍然是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今天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当然仍然有许多借鉴的意义，不过，历史证明，这种思维方式同分析范式比起来毕竟落后甚远。因此，当广大新闻媒体宣传我们正在从分析范式走向系统范式时，当广大新闻媒体宣传下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时代的时候，当广大新闻媒体宣传下一世纪将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一些人认为，“系统”只是一种“回归”，甚至是向中国传统的综合思维方式的“回归”。在这种理解下，“系统经济学”当然不会是什么新东西，至少在中国不应是什么新鲜货色。

然而，从分析时代走向系统时代却恰恰不是一种“回归”，而是一场“革命”。也就是说，“系统”之所以“新”，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新词、新范畴、新概念，而一定是有其独特的且旧有理论所没有的内容，一定是由于碰到了不能被已有的理论所解释或解决的新问题。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如何理解我们时代的“系统”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爱因斯坦关于创立相对论体系的一个简短回顾。爱因斯坦回忆说，他 13 岁时开始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于时间和空间这个大家几乎都明白的问题他却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当然不能理解为是爱因斯坦不会使用钟表和度量衡，他的“百思不得其解”和“不懂”一定是发生在深入思考过程中的，而没有无批判地想当然地停留在日常的直观经验、望文生义或现成的结论中。同样，罗巴切夫斯基也正是通过对欧氏几何第五公设的批判创立了非欧几何，从形式上看，问题是极为相似的。都是对普通人都自以为十分清楚的问题“不懂”和“百思不得其解”。但同样，都

是由于对这些被许多人都“理解”和“明白”的问题的思考,他们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并由此引发了不同的革命。现在,对“系统”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完全具有这样的性质。

与世俗的对从分析时代走向“系统”时代的看法的乐观自信相反,也有一些人对“系统”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典型的例证是,他们认为“系统”只是一个科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因此,他们对从分析时代走向“系统”时代这个观点持谨慎态度,对于将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用于社会问题研究小心翼翼。实际上,正如无论将宇宙观建立在“物质”一元论还是“精神”一元论、“心身”二元论和“身心”平行论都不过是形而上学一样,将世界理解为“系统”,也是无可指摘的。况且,“系统”范式的着重点主要不在万物皆“系统”这个命题上,而是主要表现在,它认为,“系统”化比非“系统化”更复杂、更高级、更有序、更有利等等。

通过反复研究,我们认为,时代的“系统”性,其深远的内涵就在于其“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发现”的道路,一条是“发展”的道路。“发现”的道路是指,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认识到了世界本身固有的越来越多的复杂性。“发展”的道路是指,随着社会的不断高度进化,社会组织、机构等职能部门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这两种“复杂”性都要求与其复杂性相应的具有复杂性特征的理论或思维方式与之相对。而以往的“综合”是和“混沌”相应的,是与“低级”和“简单”性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分析范式走向系统范式就表明,这一过程根本不可能是“回归”。它表明,新的“系统”范式是从高度“分析”化中走向“系统”的,而不是从“混沌”走向“综合”的。它表明,新的“系统”范式所关注的不

过是深度分化基础上的“系统”。它表明，新的“系统”范式所关注的不过是高度分化基础上的“系统”，是具有高度和深度复杂性的“系统”。它同时也表明，新的“系统”范式一定是兼容了以往分析范式并在以往的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的“发现”的道路和“系统”的“发展”的道路是紧密相关且相互耦合的。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复杂性的认识，必须要有相应复杂的“系统”认识范式，另一方面，在具有复杂性内涵的“系统”范式下，人类有可能自觉自愿构建具有复杂性特点的组织和机构。而在没有“系统”的认识范式的情形下，人类往往是根据需求的复杂化，被迫不断进行复杂化建设的。

这样，为了与从分析时代走向系统时代的社会实践发展相适应，当代科学理论也必须从分析范式走向系统范式。哲学如此，科学如此，经济学也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系统经济学和为什么要将系统经济学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关于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处于初期阶段。一方面，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将当代非线性科学的许多成果未加批判地或很少批判地直接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中，这些研究确实令整个经济学研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对那种自以为对“系统”已经十分了解的人们的有力一击，相信那些人如果看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论著后也会大吃一惊：怎么搞的，不就是“系统”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当然，这些研究由于大胆地将自然科学的许多成果直接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也就难免会产生一些武断的牵强。第一，许多非线性科学的结论本身都有待于确证；第二，具有明显“硬化”经济学的特征。典型的，如将分数维理论无条件引入到经济学的价格体系中，而对经济学的入文

的“软变量”及由此导致的对整体结局的影响没有充分认识到。因而，它们最多也只能被称作“非线性经济学”，而不能冠之以“系统经济学”的称呼。不过，同样是诉诸自然科学方法，它们比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关于经济运行的建模方法要先进得多。就这方面而言，他们甚至完全超越了计量经济学。另一方面，占大多数情况的倒是许多学者提出了比单纯的非线性理论要“系统”的思想，然而，和现在大多数与从分析到系统的转型思想相似，只是走到了或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停留在了“综合”阶段上而举步维艰。这种对“系统”的认识，正如那些反对进行系统经济学研究的观点一样，将“系统”仅仅理解为分析的反面，理解为“综合”。这种“系统”在对象方面，就是把对象综合起来，在学说方面，就是把各种学说综合起来。因此，这种“系统”观既缺乏对分析的深刻认识和反思（这使得它从本质上没有超出传统的综合观），也走向了一种新的片面（以单纯的综合拒斥了其他）。如果说分析范式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话，那么，这种“系统”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这种思想较之前一种非线性的系统观来说，既肤浅又贫乏，它大大败坏了一切冠以“系统”的学科的声誉。然而可惜的是，构成我们今天从分析范式走向系统范式理论根据的来自非线性科学的因素太少太少，而来自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当代文化学、当代人类学等思潮的影响则太多太多，大多数这些思潮是在反对“科学主义”和“分析主义”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主要将“系统”理解为“综合”，且往往重“综合”而轻“分析”，如果让这种“系统”观占了上风，社会不仅不可能走向系统，反而会进一步牺牲分析化产生的巨大成果。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将会特别提到。这就表明，我们现在已有的

所谓系统理论或者离时代的要求尚远(远离复杂性),或者离“系统”性尚远(存在综合的片面性)。从而也就表明,构建同时代相适应的系统科学理论、构建同时代相适应的系统经济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时代迫切的和绝对的要求。

第二节 系统经济学的涵盖

至于经济和经济学领域,问题就更为突出,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现在有“经济学危机”这个提法,但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学危机的问题,只不过,对于新的经济学方向是否就是系统经济学,则还很少有人涉及。考察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特别困难,只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就够了。一方面,是我们当代经济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和解决这些复杂性问题,用这些占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去进行经济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用这些占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去解释和解决那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本书在深入研究经济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认为世界经济正不断走向多元化、系统化、整体化。而与这种经济发展格局相比,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却存在明显的分析化和片面化特征,它使得现有经济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经济多元化、系统化、整体化产生的复杂性问题时显得十分困难。三大经济支撑理论已经衰微。用这些理论去解释和解决当代经济问题的结果,在具体经济行为中是导致了宏、微观经济的割裂,使局部利益损害整体利益,并使局部利益的获取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在世界经济中,则导致了少数发

发达国家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维持其发展并使世界经济长期在低谷徘徊的结局，同时也造成了空前的全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诉诸系统经济理论。这实际上也就宣布了第三次经济学革命的到来，从而将创立系统经济学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系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深度复杂性的经济行为。这倒不是说，简单的或低级的经济活动不是它要考察的对象，而是说，作为一种高级的、全面的经济理论，它兼容或优超了简单或低级的经济活动内容。也就是说，它不会仅仅以局部经济活动为其研究对象，而会更加关注整体的经济活动；它不会只注意单个经济要素的优劣，而会更加关注各经济要素如何配置才能使整体经济行为最优。由于存在随机涨落和放大作用对整体经济系统的影响，所以，它决不仅仅只关注经济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而是更注重各种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系统的影响。

这种经济对象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使得系统经济学也具有了相应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经济学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它是一种以当代系统科学为方法论，以当代系统辩证为世界观，以解决当代多元并协的社会复杂经济问题为内容的兼容和优超一切以往经济理论的经济大系。

这样一种经济学彻底改变了以往经济学的战略观。由于存在着大量的未知因素，由于经济系统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且这种变化将使结果大大不同，以及由于存在着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因素对整体结果的随机涨落和放大作用，严格的预测和预期几无可能，因而所谓经济规律已经不是

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内在的、固有的、不变的必然性，而是一种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才具有稳定性和秩序性的必然性。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系统经济学关于经济战略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战略论。这种整体战略论将经济规律理解为在特定机制下的规律，目的是为经济系统提供一种相应的、最优化的，能介入经济自组织系统，并能为经济系统的有序化提供预测、决策、反馈、控制的科学理论。它内涵以下几方面：体制战略优先，关系战略居次，目标战略居后。体制战略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对经济系统有利。在这方面，整体战略就是要保证在所有制方面，形成和完善公有制整体体制，克服私有制和单纯计划体制的片面性和对立性，实现经济系统的系统化、有序化和整体管理化。在具体操作上，使经济系统形成有利的自组织机制，从而实现经济系统的有序化、优化和超循环。关系战略，主要是在详尽考察各经济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非线性关系的基础上，找出系统的经济规律，充分利用经济系统的自组织性，促使各经济关系实现优化耦合，解决一般经济规律如何在众多的可变的复杂条件下发挥作用的问题。目标战略，则主要是在上述基础上尽量以全面性和整体性实现整体决策和整体目标管理，使经济战略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一揽子性，又具有滚动性和可调整的弹性。经济的整体战略的优越性已经被经济实践不断证明，它表明，整体战略对解决多元并协的当代经济实践的复杂性问题是行之有效的。事实上，中国改革已取得的重大成功和其在许多方面从单纯计划体制不断走向整体经济战略是紧密相关的，而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无不和背离经济的整体战略有关。

系统经济学强调的整体目标战略内涵如下：一是经济增长要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二是社会增长要以人性论、进化论、人类学、文化学为基础，以人和社会的综合发展为目标。三是整体增长要以系统经济发展为基础，以人和社会的整体增长为目标。四是可持续发展要以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为基础，处理好发展与生态的辩证关系为目标。我们认为，经济系统具有系统化规律、整体性规律、非平衡等衡规律、非线性规律、自组织规律、多轨线多周期共进规律，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的系统经济规律。为了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首先要实现经济系统的系统化和整体化，它包括以下几方面：

(1)根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点，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系统化。

(2)根据层次系统优于非层次系统的特点，实现经济系统层次化。

(3)根据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的特点，使经济系统处于开放状态。

(4)根据经济系统的场态性质对经济系统的整体影响，优化经济系统的内外环境。

(5)根据经济系统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注意对经济系统的整体性的把握。

其次要使经济系统形成一定的非平衡机制，它内涵以下几方面：

(1)根据经济系统动态变化与静态稳定性的关系，实现经济系统在动态演进中的动态变化与静态稳定的整合。

(2)依据经济系统动态平衡与动态非平衡的关系，实现经